

小學不小——寫於「小學專刊」之前

楊儒賓*

傳統中文系必修科目中有所謂的「小學」，此領域的科目大致可分為文字、聲韻、訓詁三種。中文系自從上世紀初被建立起來後，即有此領域的知識，而且長期以來此領域的知識常被當作必修科目，凡是中文系出身者原則上都應當修過這三門課。在中文學門必修科目不算太多的情況下，小學獨佔三門，其比例不可謂不高。

傳統中文學門所以特別重視「小學」此一領域的學問，有知識論與教育學上的理由。在前清時期，顧炎武即云：「讀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戴震亦云：「訓詁明則古經明，而我心所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張之洞更堂而皇之的總結道：「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可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顧、戴、張皆為一代大儒，他們的論點能否成立，或者夠不夠周延，誠然可以商榷；然而，至少在古典研究領域，小學居有相當程度的基礎之意義，中國的詮釋傳統離不開小學的知識，「小學明而後古典學乃明」這樣的命題在某種程度內是可以講得通的。

如果我們把「小學」放在現代學術思潮的範圍下定位，它的意義也不容小覷。眾所共知，當代學術版圖中，「語文」（語言和文字）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從洪堡特以後，我們已很難脫離「語言」的向度而妄論任何人文學科的知識問題，上世紀更可說是語言轉向的世紀，語文已不只和某一學科（尤其是語言學）關係特別密切，它事實上和人的思維分不開，和每一門學科都有本質上的關聯。漢語文具有極特殊的語文形態，又具悠久的研究史。晚近研究中國文化史的名家，如中村元、李約瑟、葛瑞漢等人，他們研究佛教、科學史、或思想史的問題時，都不能不試圖通過中國語文這一關。小學可以提

*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國科會人文處中文學門召集人。



供的知識訊息應當是相當充沛的，它既古老而又新興，既專業而又普及。小學其實不小，它的來源及後勢都大有可觀。

然而，理念上的優勢是一回事，現實上的困境終究才是現實的。無庸諱言，小學面臨許多問題。表面上看來，小學的問題並不特別，這些問題通常也見於中文系其他的科目，其中某些問題更可說是人文學科面臨的共業，比如有些學校的中文系所已不將小學列為必修，有些關心傳統文化者為之憂心忡忡。然而，必修科目減少的原因雖說多端，主因是現在的學生必須學習的科目太多，所有專業學問的必修科目都在減少，不只中文學門為然，中文學門面臨專業知識傳授不足者也不僅以小學為然。其他的問題也有類似的狀況，比如說：中文系學生對小學專業知識沒興趣、小學領域的學問很難和其他學科對話等等，這些常見的蜚言流語如用之於中文學門其他科目，甚至人文學科的許多科目，未嘗不適用。

然而，共同的難題雖然不侷限於某一科系，或某一領域，但它畢竟也是小學領域面臨到的難題，有些難題還是相當典型。筆者忝為現任中文學門召集人，鑑於「小學」在本學門的重要作用，對推動斯學的學術工作一直不敢輕忽。因此，在學門經費仍不夠充裕、而且學門內尚多次領域亟待發揚的情況下，仍委託台師大國文系籌辦小學的成果發表會，希望引發更多的反省。但為反省有效起見，對小學領域令人憂心的現象，也不敢不正視。比筆者更有資格討論此議題的學者或不願勉強執筆，或另有考量，筆者僅能濫竽充數，盡量站在宏觀的立足點，從小學外部，而非小學內部的立場著眼，越俎代庖。底下，筆者將分別就研究人才、研究課題及學術社群三方面，稍加反思。由於筆者了解有限，不足之處，甚至謬誤之處一定不能免，希望有識之士可加以補正。

首先，就研究人才而言，國內中文界培養的小學人才雖談不上鼎盛，但也不算稀少，每年總會培養一些數量的博、碩士。然而，真正能派上用場的，竟嫌不足。由於小學至今為止，仍是中文學界頗為核心的知識領域，各大學中文系幾乎都有開設這類的課程，因此，小學人才也是各大學中文系每年都會特意獵取的標的。然而，國內中文系在徵求小學人才時，卻往往找不到適當的人，文字、聲韻皆是如此。此情況從中研院延伸到各大學，各學術機構都在鬧小學人才荒，小學教職缺人是普遍的現象。

中文系培養出來的博士生已趨飽和，人浮於事的例子隨時可聞，但一旦

小學領域要找人才任教，居然會處處碰壁，無才可用，這不能不說是個詭異的對照。如果不是我們培養的人才在量上不夠；要不然，就是我們培養的人才在質上不足。要不然，就是兩種因素兼而有之。怎麼樣讓我們的小學隊伍形成有秩序的接棒團隊，代代的經驗可以相傳，小學各次領域之間可以相互溝通，這樣的需求毋寧是相當迫切的。

其次，小學領域和中文學門其他領域的知識一樣，也面臨如何和現代性學術對話或接軌的問題。在國內人文學科當中，中文有可能是最古老的一門學科，如從孔門四科的「文學」算起，它的成立已逾兩千五百年。即使年代再往後拉，「中文」學門的內涵仍可追溯到很早的時期。這種歷史淵源流長的知識負載著極悠遠的傳統，它的知識性質是未充分分化的，是有機的、整體的，經、史、子、集皆有交涉，與現代學制的「人文學科」領域幾乎可以重疊。但也正因歷史久，內涵廣，相對之下，它也就少了可以引發知識生命成長的「現代性」。我們學門的經學、義理、文學、小學各方面的研究，多少都帶有前近代的經院學術之氣息，只堪自怡悅，無力回應當代學術議題，而且也常自外於當代的學術議題。

這種學習議題的非現代性，缺乏和當代學術對話的窘境，不僅見於小學，中文學門各領域都面臨「傳統與當代銜接」的問題，小學在這方面的情況似乎更加顯著。也許小學的專業性更高，與其他類型的知識重疊之處較少，因此，容易形成封閉的文化。然而，小學是否一定會和其他現代性的知識脫鉤，對不上話？恐怕也不見得。我們看國內外一些研究小學的名家如郭沫若、高本漢、白川靜等人，他們的文字、聲韻之學都可和哲學、社會學、神話學連得上線，雙方受益。我們看國內中文學門小學訓練出身、後來從事語言學的工作者，往往可以接得上兩邊的傳統，而且成就斐然。可見小學的封閉性並沒有必然性，如果真有「病」的話，毋寧是人病，而非法病。

國內小學界另一常見的現象是每一次領域都有自己的小組織，文字、聲韻、訓詁莫不如此，但諸次領域間缺乏實質的對話，甚至連同一的次領域之間，也鮮少對話。如說山頭林立，未免誇張。但小學諸領域之內，缺乏一種因內部學術規範所塑造成的文化，因此，不易找到共同承認的規範或權威，這樣的判斷或許不是空穴來風。

學術社群如果沒有內部凝聚成的學術文化，後果會很嚴重。按理講，學門文化型鑄的規範與產生的權威乃是學門學術得以合理運作的關鍵因素，一



且缺乏此共識，無意義的派系、私人化的意氣一定就會趁虛而入。人文學科與人脈關係一直是個困擾人的議題，沒有人脈，公共事務不易推動；只有人脈，則沒有公共事務可言。箇中分寸很難法規化的加以處理，小學領域的學術現狀也是如此。人文領域的困擾通常需要好的文化化之於無形，很難有海上妙方，但大致說來，學術對話越完整，公共意識越清楚，規範系統越明確，學術人脈就越會往正面的方向發展。

筆者上述的討論可謂卑之無甚高論，而且縱使其現象存在，也不是三言兩語即可解決的。如果一個具有學術活動力的學術團體，中介其事，比如國內外各學門人員組成的學會即是一例。有公信力的學會是學門的安全瓣，也是調節學術江河的大湖泊，我們如果能讓小學的問題溶入中文學門的架構，再讓中文學門的問題藉著此團體，溶入更普遍性的人文學科議題中。以外通減少內耗，此種架構也許多少可減殺目前存在的一些負面的影響。竊以為：沈滯的學風、封閉的文化、自雄自譽的習氣，乃是一病三痛。如要打破，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實質的溝通，我們需要能達成溝通效果的學術機制。

筆者就個人印象所及，並參考學門同仁的觀察，提出了三方面有待改善之點。筆者是從「中文學門的外部關係」著眼，無涉於該領域內部的學術內容。筆者當然不是認定小學領域缺乏可以讚美之處，恰好相反，此學的貢獻是相當清楚的。然而，小學的現狀如果能改善，它發揮的作用會更大，而且可能大到旁人難以想像的地步。小學絕不小，如能濬源開流，後勢看漲。

